

# 梦回山口洋(二十六)

## 作者：夏明



要知道，德翔进入巴城没有在山口洋的移民厅办过手续，他在巴城的居住证只是周先生向村长买来的，按正常情况，他必须先回山口洋办理移民厅的出境手续。但是，当年遣侨，侨团总会已经有一套人马，为让难民顺利离境，与印尼海关方面有相当默契的合作，简化了难侨的各种手续，包括不必缴纳外侨税等等。

葵香45岁那年送秋翔回国，12年以后，57岁，又要送最小的儿子回国，她很不舍得，但是她很愿意，她知道儿子的追求，也希望他们回去祖国继续学习，将来为国家做事。自己再辛苦，也不能耽误了儿子的前程。

本来，如果德翔提出申请，办事处会同意他携带妈妈和二姐一起回国的。但，考虑到桂媚当时的精神状态，葵香觉得还是不要那么着急。

“这样吧，德翔，今年你先回去，等你在那边安定下来，我们明年再回，反正听说接侨船年一年都会有。”葵香一边缝着一张小褥子，一边对德翔说。

“好的，明年我在广州接你们。”葵香知道家乡冬天会很冷，就买了木棉花和柳条布给德翔缝制单人小褥子，桂媚赶着织一件羊毛衣，又缝了一顶蚊帐。别人家回国都带大藤篮装了许多衣物，葵香知道及可以在国内卖钱的橡胶片、火石子、手表、脚踏车等等，德翔的行李最简单，只有一个小藤篮，一个小皮箱。

德翔晓得妈妈的一片苦心，妈妈睡觉都没有垫褥子，常年只睡在草席上，蚊帐也很旧了，补了不少破洞。他把褥子和蚊帐用脚踏车载上，到总会门口转了一圈，又把东西载回家。

“妈妈，领导说了，我是免费乘船的，不能带那么多行李。”德翔一个美丽的谎言，把褥子和蚊帐留给了妈妈。

德翔启程那天，葵香照样不敢到码头送行，就在家门口望着儿子出门远去。没有拥抱、没有握别，更别说亲吻了。华侨家庭都很传统，很腼腆，很含蓄，不喜欢西方人那种激情。只是在看不到德翔的背影的时候，葵香倒在床上痛哭一场。清醒过来后，上到德翔居住的阁楼，摸着他的写字桌子、那么多的书本、没有带走的照片……她泪流满面，心中有说不出的辛酸。直到桂媚从码头送行回来，她才醒过神来，感觉目前最重要的是：桂媚今后怎么办？梅媚、坤翔两个家庭在山口洋怎么样了？真有操不完的心。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！德翔7月份回国，1965年9月30号印尼政坛一场地震，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共、反华的事件陆续上演，苏哈托上台，中印断交，让德翔“明年在广州接你们”的梦想破碎，葵香和桂媚为了生存下去，在罗寿环那间房子里靠做手工、缝制衣服送去朋友的店铺

托卖，苦苦咬牙捱过艰难的岁月。

苏哈托的反华排华政策，给印尼社会带来动荡和不安，华人的生存空间受到高度的挤压，人人惶恐，有条件的人家纷纷逃离，到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另找生路。华侨学校被封闭、占用，许多华人商店被反华暴徒砸、抢、烧！华人妇女被强奸。天和的糕点作坊，有原住民的安妮抛头露面，幸存下来，继续生产、售卖。

葵香迈开她那坚忍不拔的双腿，继续为儿女的生活问题寻找出路。

罗寿环巷这间房子，是一列连排6间平房东端的第一间，其他几间房子的人员出入都要从门前经过，平日里葵香对经过的邻居都会打招呼，慢慢大家就开始熟络。西端最后一间房子住着一位从邦加岛过来的客家人阿麟，40多岁，人高马大，非常健壮，骑着大排量的摩托车去给客户换汽车电池水，有时从外面回来，会停下摩托车到家里聊天。葵香得知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将近20岁的孩子，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了。桂媚有时也一起与阿麟寒暄几句。葵香在傍晚散步的时候，经常走到阿麟家，看看

他的两个孩子。

眨眼过了将近十年，桂媚已经37岁。而在35岁那年，因为妇科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。

“阿媚，你看阿麟这个人怎么样？”葵香在桂媚情绪稍微好转的一个晚上，与她聊起关于阿麟。

“表面看人是不错，就不知他内心如何。而且，他有两个孩子……”桂媚欲言又止，第一次婚姻的失败，让她心有余悸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葵香的不断探索和说合之下，1974年，桂媚第二次出嫁，搬到阿麟家，作为继母，照料阿麟的两个孩子，同时从西端到东端，照料妈妈的生活。阿麟没有了后顾之忧，他皮肤黝黑，经常在阳光下乘摩托车奔驰，又蓄了胡子，有了原住民的保护色，没有被排华的恶浪冲击，生意很有进展。他有时带着桂媚和葵香到郊外去，到本哲山顶去，住旅馆、吃佳肴，还买了当年最时髦的收录机，让葵香在山水美景中，放送动听的音乐。葵香过上了自丈夫去世以后最惬意的日子。（未完待续）